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

桓公二

甲戌 桓王十三年 五年 齊僖二十四 晉小子二 衛七 曹桓五十二 蔡桓八 鄭莊三十三 陳桓三十八卒 杞武四 宋莊三十九 楚武三十四 秦寧公三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之恨也甲戌之日亂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焉故以二一日卒之也〔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一日一卒之
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死乙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一日一以包之也〇〔趙氏〕
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二禍亂之時一而暇競使人赴
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日何乃總二載一
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
駿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二陳佗作一亂之事全簡脫之
耳〔厥氏曰〕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乙丑之日死
而得拔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
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廬陵季氏曰〕三傳不
冤鬬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一日一以包之左氏則以爲再赴其謬矣甚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程子曰〕齊爲諸
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
詞也〔胡氏曰〕如者朝聘之名外相如皆譏辭氏曰
無相朝之志也假相朝之禮也〔家氏曰〕書爵
目其人而貶之也

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
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
而朝紀乃懷詐譎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覺紀人之
覺也其志慚矣〔臨川吳氏曰〕如紀者朝于紀也凡
聘如內外辨也諸侯相朝小役大弱役強強大之國
敵体之國亦不相朝惟小弱之國雖畏之也齊鄭以強大而朝於紀之弱小蓋借朝之
名以往紀而實欲以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之詐不得以行也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来告其事魯史承
告故備書于策〔程氏曰〕齊欲滅紀紀
人懼而来告故書　夫子修經存
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故存而
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
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劉氏曰〕春秋惡其
不能害而疾之與襄侵人之
故也　故兵莫慘於志鎮衛為下〔孚堂胡氏曰〕兵莫
慘於志鄭伯克段齊侯如紀其惜甚於鎮衛人君
明此義可以正其志人臣明此義可以格君心之
非使之不遠而復也〔張氏曰〕春秋惡其懷盜賊之
心而行朝事之禮書曰若實朝于紀終所以抑強

暴惡譎詐也〔臨川吳氏曰〕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
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
謀之而卒得紀〔汪氏曰〕外相如惟齊鄭如紀與洲
公如曹春秋惡齊鄭之不能保小國而假朝禮以為
濟陵人之謀惡洲公不能保其國而假朝禮以為
依人之具皆非真能行朝禮者也夫不能保卜寧
而思啓疆以利己不能自強於善而依人以求
免其身皆春秋之所不予也比事以觀考齊人滅
紀之本未及洲寔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
心以吞魯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
一年惡曹之盟二十一年間二國為伐宋取邾防
入邾百計求援六年會于邾其冬来朝謀於魯也深
矣九年季姜歸于京師托於周也至矣十二年鄭莊
卒後齊鄭之黨方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鄭而僥
倖於一勝然悉愈構矣十四年齊僖卒襄公立十
七年于黃之盟魯欲平二國也而襄公方襲小伯

之勢豈顏二一盟而棄二僖公之業一哉故莊元年而遷
邢鄫邾矣三年而紀季以酅入齊矣齊勢方盛莊
乃棄紀而為二是之一遇矣故自齊桓如二紀蓋十有七
年而紀卒去國齊可レ罪也莊不レ言レ會故二言如一也非レ善
【劉氏曰】公羊以レ謂離不レ言レ會故二言如一也非レ善群聚而惡
之記二盟會一者所二以刺一譏諸侯一非レ善群聚而惡
也離會何為不レ可レ書而
改レ會為レ如以亂二名實一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上作レ任一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其稱二仍叔一之子一何譏何譏二父老子代一レ從
レ政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貶レ之也故微二其君一
臣一而著二其父一子不レ正レ父在二子之一授レ任稱二其才德一故任無二世官一
大夫之子代二其一父一任レ事仍叔
受レ命来聘而使二其子一代レ行レ之也

仍叔之子云者【何氏曰】言レ氏起二父在一之者【注加レ之】
○【注氏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二宣王一則仍叔世
大夫可レ知【疏】
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レ世官任レ之不レ以二其賢一也使
之不レ以二其能一也卿大夫子弟以二父兄一故而見レ使【注】
【曰】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レ政程子則云父受レ命而
使二子代一行レ之命則亦不レ敢使二子代一
也則非二公選一而政由二是敗一矣上世有二自耕一野釣一渭一
擢居二輔相一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勗相大戊之
【書小序】伊陟相二大戊一【注】伊陟伊尹子微子之命嘗レ
德象レ賢蔡傳謂其後嗣子孫有レ象二先聖王一之賢一者
【疏】顧命齊侯呂伋以二一千一
丁公世美入掌二兵權一【書】顧命百人逆二子釗一【注】伋大公

子丁公也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鯀治水九年而功用不成舜巡狩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之於羽山以死於是奎禹之使續鯀之業舜[典]伯禹作司空蔡仲之命[典]伯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圖]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囚蔡叔于郭鄰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以鼓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狥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范氏曰]君閽於大臣參謀議之[家]氏曰大臣耽寵固位惟恐失之以父及子甚於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及子也去生宰斜聘名之所以貶也貴者以不名為貶桓夐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復聘焉故春秋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欲謀婚而諸侯莫從桓以篡立懼諸侯討已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而為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桓公以紀之婚姻結好于王王以為大夫之子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汪氏曰]漢以曹掾子不為五官中郎將丞相副魏以司馬昭子炎為中撫軍副相國而遂移國祚宋用王安石蔡京父子而遂致國是皆狥大臣私意而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子弟之禍也可不懼哉

蔡陳桓公

臨川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篡立而蔡之也

城祝丘

杜氏曰譏不時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取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王氏曰祝丘魯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疏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曼伯為左拒以當王卒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豈敢矢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者之辭也其稱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穀梁傳奉從者之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下主予虎矣程子曰王師討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拒王道之失也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
以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
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葉堂胡氏曰〕天
子討而不伐桓王伐鄭非天子事故不言討又曰錫桓伐鄭贈賻戍周皆三綱所由廢也故書王而已此亦不王矣不書則無以見故去天以示貶其書王則存尊名號耳〔莆陽萬氏曰〕桓王伐鄭非天子討並王錫桓公命褒王賜葬或曰鄭伯不朝惡乎聲成周非天命故皆不書天得為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去聲来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則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而攻之

〔葉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稱此

諸侯今一旦天子師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棄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孫及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此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肆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葉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孫氏曰〕不言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之兵也桓王親伐下國惡之大者曷為不使首天

子無敵非鄭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陸氏曰]陳佗殺太子而立王不正能討又許其以師從王之失政亦可知也戰于繻音須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曰]當戰而不言戰矣而不言敗績請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王自將討鄭而克是伸康之師之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安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於天下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書敗則有禮義王者不高也王師非王親矣致討故敗而書之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音預也[蜀杜氏曰]弟服舜命禹徂征之蓋用兵之事天子不親為之以其至尊不可黷也鄭雖不朝桓王以三國之兵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哉蔡也[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鄭陳之仇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罪於鄭而三國從之托公義以遂私忿耳[汪氏曰]傳稱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實變文以著君臣之大分然成十二年傳云公及諸侯遂從劉子成子之者王臣肅公會伐秦而經不書諸侯從劉子成子之非至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列會為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非王命不當擅興列國之師蓋夸趙晉文之侵伐止以列會為文也文定謂桓王伐鄭非天討乃端本濬源之意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以正四方而遠近莫不壹於正非謂鄭莊為無罪也特以諸侯之罪有甚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鄭莊者桓王舍其人而問其細徇其意而不出於公理是以不得爲天討而鄭亦不服耳或者及謂祭足帥師取邊田之麥未是稱兵以犯王畏於鄭而不容已者抑不知王責於鄭而不與宋及隱之三年越二年而鄭伯朝王桓王不禮焉是取麥未之罪固當問然不當待其朝而不禮也又二年桓王遂以虢公忌父爲卿士是時鄭伯以子忽在王所鄭伯以脅人久朝王又三年而鄭伯以虢師伐宋非惟鄭昧君叛王亦未免虢之深也及下王取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於是鄭始怨王至是王復絕之而鄭莊遂不朝矣所由鄭莊雖小人之雄苟桓王處之有其道則不至此也取麥與宋之罪當其時則不之討今之不朝而不忍一朝之忿爲萬乘之尊以犯積怨之強臣寧不自取辱耶春秋深明其用自貴者始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二國書從以明二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以存人君無敵之體而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揜矣從王伐鄭爲二經之特筆褒貶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廬陵李氏曰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云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書以而救衛書子突又不可一一槩論也劉氏曰穀梁謂舉從者之辭爲天王之伐鄭文順事明又妄云云舉從者之辭何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

大雩

此書雩之始左傳書旱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不見何以書記災也程子曰成王知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命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知禘亦因事而書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鼓鼙舞而已正雩在孟夏建巳之月常祀不書至四月爲五月不雨脩雩故記之於五月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張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不書至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暵則因旱而禱【隔川吳氏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爲天子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

孰尤爲非時也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而曰亦如郊之用辛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注】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月令注諸侯雩上公

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孫氏曰】謂之大者惡其僭用天子之雩也不謂之大則魯僭天子之惡無以見矣【蒙氏曰】郊禘亦僭而不書矣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侯爲禮各異故書矣以所僭

書而義自見【汪氏曰】書知則或以瀆卜或以牛災或以過時特書禘則或以支祭或以

尊妾毋嘗失禮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中又失禮者也

性命之文是也【邵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聖人何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心哉無我故也由
性命而發言也 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
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巳之寢禮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四方祭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不感如何祭得程允夫問孔子謂八佾舞於庭三季氏旅泰山五章皆聖人救天理於將喪故其哀痛與春秋同意曰是汪氏曰魯諸侯而祭天地及境外山川猶季氏以大夫而祭泰山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朱子曰天地陰陽晝夜鬼神只是一

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乎此 汪氏曰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也故郊禘大雩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當然也天下國家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幽明一理顯微無間苟知聖人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所難知哉○ 劉氏曰左傳書不時非常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耳過旱而雩非常非常書書為旱發非為過時發也 汪氏曰經書雩二十一年昭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 慈湖楊氏曰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書其僭耶 廬陵李氏曰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又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二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龍見而雩爲正故以爲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爲大旱趙子以稱天爲禘雩舊說又以爲彩大者礼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僭說又以爲彩大者礼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僭說穀梁例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說以爲必待時窮人力盡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爲請乎應上十公之義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三十二年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公作壕

螽

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不甚則時杜氏曰蚣蝑之屬爲災故書劉氏曰上書雩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程子曰螽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朱子曰螽蝗蠭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汪氏曰春秋書蝗者十殖億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何氏曰煩擾之應劉敞曰

貪虐取民則螽也

冬、州公如曹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稱公與卒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過我也何以書過我也程子曰州公當爲王二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張氏曰州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公因州公不反國爲邑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天子三公稱公汪氏曰如周公召公之類王者之後稱公宋公之類州公諸侯而

稱公者普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畫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孔傳王若曰嗚呼父師注畢公名高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國漠漠衛武公之德也有文章以美其身防故能入相于周美盖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通鑑夏玄宗開元二十年定內外官使出入常均一永為恒式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知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國

吳氏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同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君奔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寄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

乙亥　桓王十四年　六年　齊僖三十五　晉小子三　衛宣十三　蔡桓九　鄭莊三十八　曹桓五十一　陳厲公躍元年　杞武・四一

五　宋莊四　秦寧十　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左傳自曹来朝書曰寔来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来者何猶曰是人来也孰謂謂之慢之也易為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来者是来也何謂是来謂州公也曷為謂州公也其謂之寔来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程子曰五年冬如曹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之来来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按左氏自曹来朝書曰寔来不復其國也社氏曰不言州公承上五年冬經如曹言朝無異事彰文從可知言奔則来行朝礼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言寔来陳氏曰但曰州公来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

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陳氏曰〕古者諸侯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而托於諸侯曰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今州公来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失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汪氏曰〕許斯胡豹頻胖沈嘉路嬰兒皆書名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上聲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家氏曰〕諸侯入備王室之大臣外侵陵不能自存當告明于王以思所以爲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乃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之公書如曹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也〇〔劉氏曰〕公羊

二云謂之寔來慢之也非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雖無礼我可不爲礼乎

附録 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盛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戮軍而納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公左作成

左傳會于成紀來謀齊難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魯地 蔡氏曰此與二十一年晉來朝二十年會郕同一旨家氏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訓矣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附録　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師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大非吾福在我而已大國何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

日之蓋以艱婦人也程子曰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整而爲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盛夏大閱妨民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爲之私欲也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皆如振旅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厚人莱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十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鞮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作
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
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
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
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時矣〔汪氏曰〕夏之仲冬乃建子之月周之八月乃
建未之月盛夏煩暑三農耘耔之時何駐南
畝之民以簡車蒐徒爲是哉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
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
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孫氏曰〕大雩大閱大蒐之類皆訓其僭天子之
事有二人心者豈爲是哉以〔胡氏曰〕先王寓
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

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范氏曰〕禮因四時田獵
安不忘危之道今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胡氏曰〕鄭忽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
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何氏曰孔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車謂之大閱二年簡車謂之大閱二五年一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
不忘亡安不忘危〔臨川吳氏曰〕先王之時兵與不
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二
時所教其法皆畧惟仲冬教大閱其坐作進退擊
刺真如戰陣乃天子之礼非諸侯之所得行爲其僭禮故因矢辭而書之以著其僭王氏曰僭制妨
民故聖人謹而日之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日兵戎外事故大閱以壬午治兵以甲午簡車馬
吉日庚午也〇歷氏曰

公羊盖以罕書也　按以其非常故書爾非爲少也穀梁盖以親婦人也　按經無異文傳自穿鑿劉氏曰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始一閱耳耶抑謂桓公今始一閱也文之不通難以強合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之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禧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不知其不道其不地於蔡也程子曰佗弑太子而篡位小人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者衆人之公也

佗弑太子而代其位

朱子曰佗之弑君不見討賊之例經亦定魯史無之耳至是

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討賊也　朱子曰佗踰年之誅也　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　張氏曰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與君殺之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　汪氏曰詩墓門刺陳佗也其詩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則陳人不以佗爲君可知　討賊之詞也　陸氏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不以爲君故稱名當討之賊也　臨川吳氏曰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墓弑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篡立既葬桓公君陳亦已踰年矣然篡賊非可稱君故名而不爵凡篡賊而稱吾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鄰國之君臣皆不

能討而成之爲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殺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歸之矣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家氏曰前此陳人爲衛討州吁今蔡人爲陳殺佗此鄰國之義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鄰國者有襄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則黨鄰賊者在所誅矣

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音班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去聲流存天理於既滅見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去聲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家氏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之事以討之謂非天子之事而何曰殺賊書人是也噫討賊天子事也聖人不唯自任而又寄之人人僭耶不得已耶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家氏曰弒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弒君而得國衛獻因寧喜弒君而復國利其所爲使復爲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爲文楚棄疾誘比以爲君之利而俾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爲文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爲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南宮萬之手則爲弒君之賊既爲國人所君嘆歷年假手於盜賊蠻夷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討之春秋雖欲奪其爵位同中之於賊有不可得矣

趙氏曰佗殺太子之賊公教不逮此意妄云潘子于蔡潘猶見州吁下公羊敷衆之說皆傳聞之謬耳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之者廣爲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廢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名以畜牲則廢名以幣則廢名以器則廢名以隱疾則廢名以山川則廢名以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也與吾同物命之曰

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桓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文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存時也同乎人也程子曰書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家之生國之大事故書而防僭亂也子同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家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嫡音的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

陵氏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趙氏曰禮備於嫡是重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一也蜀杜氏曰書同生正魯國之傳嗣而過篡逆一也張氏曰蓋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予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則私愛不能行變不能亂源也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必於讓國之義【禮記】禮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大道既隱天下爲家以爲禮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竈執羣祝鬱鬯以告于門北祝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書】賈誼傳孟康注委衷衣也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漢】前【茅堂胡氏曰】

家生大夫妻也春秋書此以正立妾子而祖定惠帝黜趙王而延祚四百傳世三十一其效可見矣問出姜之子不書其生何也曰記子同生明與子之法也春秋兼帝王之道或以天下爲公而與賢或以世及爲禮而與賢貴於得人故季札辭國仲尼不取與子定於立嫡故文姜始入即太子之礼也載于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于受誓爲世子其物采等無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出姜歸喪其生不見於經蓋仲尼削之耳鄭忽衛朔出奔宋莊兄弟之以子劉單皆其君父亦悲乎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社氏曰】不出稱大子者書始生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於公羊以謂感

隱桓之禍故以嘉吉書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舅氏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永嘉呂氏曰〕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以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

冬紀侯來朝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侯畏齊而而來朝以求助也不止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以救其民故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夫爲國之道哉其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舅氏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永嘉呂氏曰〕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以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

而來朝以求助也不止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以救其民故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夫爲國之道哉其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舅氏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永嘉呂氏曰〕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以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

按左氏舍于郕訢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以救其民故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夫爲國之道哉其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舅氏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永嘉呂氏曰〕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以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謂桓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朱子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者而其人可知　主者成敗之幾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二十二年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事見左傳僖公五年八年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
却乞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敗志不在
於朝桓也〔蜀杜氏曰〕桓之篡王法所不容諸侯不
能討而朝之以聽之春秋不與是義不可與其所親謀之故怒之存其正爵以優之也〔汪氏曰〕桓公篡立得罪於
何服論援者之賢不否乎君父兄惴惴焉不能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即位之始年求婚於鄭三年求盟於鄭未幾次班後鄭而取怒於齊則非時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憂愉信縮固係於齊久頻笑之頃又安足與謀紀雉哉易曰比之非人不亦傷乎紀侯之謂矣然春秋所以怨紀侯而不怨之貶者如人遇強禦於國門之外者有過者亟執其袴而殪之不暇問其人之善惡也大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一啓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下告於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所以僕一僕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聖人其以是而怨之乎比事以觀紀不能自強於政治苟焉依人以圖存魯桓不能憂人之憂而莫之或恤齊以強大肆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丙子　桓王十七年　齊僖二十六　晉小子四　衛宣十四　蔡桓十　鄭莊三十九　曹桓五十二　陳厲二　杞武四十六　宋莊五　秦寧十一　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傳〕焚人之者何燋之也燋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焚始以火攻攻也咸丘者何鄆婁之邑也曷為不言鄆婁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程子曰〕古者見蟲蟻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杜氏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若東野人故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程子曰〕如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路使之可去不忍尽物好生之仁也**在禮天子不合圍**〔禮記〕王制田不以礼曰暴天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暴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朱子曰〕盡物取之出其不意聖人不為也**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滛獵之過矣**〔劉氏曰〕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滛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李氏廉曰〕火田乃直焚之一叢一豈容焚之一澤也訊畫物故書之〔臨川吳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見禽未出固可用火此不當田狩之月而火由又咸丘非狩地故訊○〔劉氏曰〕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攻邑不繫系國焚之者譏之也以火攻人君應書曰戕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款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與之雖失國猶貶吾異日也〔程子曰〕臣而錄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天子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桓者或貶爵或畫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也幾希〔服虔曰〕穀鄧密邇於楚二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於楚以君之賊故賤而名之〔滕氏曰〕桓大惡

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公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朝別立義也〔杜氏曰〕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張氏曰〕穀在襄陽府穀城縣鄧在鄧州皆去魯絕遠〔范氏曰〕別言朝同時來不俱至

之人諸侯皆得殺之二十君友之〔陳氏曰〕古者鄰國世相朝故生名之在方城之外二南君之好不相及也而承朝桓有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名其甚者也〔張氏曰〕桓弑逆之人而穀鄧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與桓反之面事讎戚同姓以狐本根之罪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

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地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留刑記

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
秋之月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誅暴慢以明好惡
命有司脩法制繕圄圜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
戮有罪嚴斷刑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
蔽功賞必行當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刑五用謂
其罪以窮其情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
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周子曰天
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一生仁也一成義也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桓弑
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
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
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

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殛之桓弑隱公而立
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
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牟緤書
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
桓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去聲環視而未之即
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
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
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竹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桓四年七年因天王聘宰渠伯糾來聘桓
伯鄧侯來朝故不書秋冬然則二年滕子來
朝杞侯來朝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以至
于九年十五年皆有諸侯來朝何以書秋冬
胡氏曰桓弑君而立勝侯首朝賊爵爲子比諸東
狄一矣天王刑罰所以自出也既不能討又以其立而
聘之故不書秋冬弑君之賊人所得討豈天下
之大諸侯之衆莫有能奔義者乎及鄭無故相
率自遠來朝然後知天下諸侯莫有可望人欲橫
流莫有禁之者矣故不書秋冬若紀侯來朝自爲
謀其國事爵非爲桓立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失刑之義已立於前矣此又別有義也大抵聖人
筆端造化神明莫測豈拘一定一義而已○[胡氏曰]
左傳云鄭伯鄧侯名賤之也此說不明故不取公
穀范云失國之君假令實奔魯而公待以朝礼即
當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曰朝公不應越例書名

而沒其來奔也[陳氏曰]失地之君不曰來朝言有
所主者如衛侯朔奔齊晉是也苟有來者如
鄧伯來奔卅州公寔來是也○[汪氏曰]或以無秋冬
爲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冬有月而闕時定公十
四年無冬有事而闕時並不書首月乎況公羊傳
二年秋冬無事而兩時並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
桓十七年闕夏然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
猶書事於年下惟或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敘
梁皆書冬十月苟曰桓公四年七年非聖人所刪
不容二十傳皆闕盖三十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削
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疑得聖人之旨

附録 左傳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寘
于邾○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丁丑　桓王十八年　齊僖二十七　晉侯緡元年
六年　魯宣十五　蔡桓十一　鄭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四十
七(宋)莊六(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記之何爾記烝也烝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驩疏則怠怠則忘忘則不敬又茲四者則冬不時也〔穀梁傳〕烝非礼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礼之甚也

〔程子曰〕冬祭周官大司馬烝以中中音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烝享猶自夏焉〔汪氏曰〕文定據左氏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不改月數竊考逸周書文傳文體全似呂令其言多與古書殊異或後人假託之書況六經惟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舊俗稱之書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二月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未爲非礼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蔡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時事也〔胡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凡四時之祭皆用仲月此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

【汪氏曰】建亥之月見虫閉戶烝嘗宗廟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汪氏曰】此書以彰下之瀆也【癸氏曰】此書以彰下之瀆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周礼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詞皇公先王而春秋無礿祀者蓋春秋中再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爲失礼及有變故乃書耳於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汪氏曰】四時常祀惟桓八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礼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焉或者謂有大小惡不可以祀先君故聖人因其失礼而特書以重其惡其詳失之鑒矣閔僖之禘文公之大祫亦可謂有大惡而不可以祀先君乎○【趙氏曰】敖繼公冬烝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按正月之烝不失時也公羊曰訖於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二經爲五月之烝非正月之烝也【劉氏曰】猶新書壬午猶繹不得先書有事于大廟也【廬陵李氏曰】周礼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亦同詩云礿祠烝嘗有異也王制曰春礿夏禘秋嘗而秋嘗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舟王制同吳氏草廬曰王制篇內礿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礿此說是也【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也礼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書夏一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爲諸侯缺一祭之說皆不可信而鄭玄注祭統以爲夏殷礼誤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程子傳】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曰】家父天子之大夫家氏父字

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誅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音遥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汪氏曰舜先言臣而後言君皐陶先言君而後言臣可見其君臣交相尊榮而互相責勉之意而重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旁]子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旁]俠臣卞百吏莫不[旁]遵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也[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耶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詩能無愧乎此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附録

[左傳]春滅翼八〇隨小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矣也

[公羊傳]何以書訊敢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

夏五月丁丑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蠶祀也社不敬也〔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蠶亂甚矣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闕川吳氏曰〕連于之月已烝矣連辰之月又再烝爲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梁氏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貶二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二事而一貶〔侯氏曰〕僖二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兩屢書而一褒義與此同

附録　左傳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讒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我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陳氏曰〕但曰伐邾何祖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孫氏曰〕祖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無以兵人之國故直稱伐邾〔高氏曰〕紀也滕也鄫也邾也杞也或朝或會邾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祖宜乎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曰〕今八

月書時失〔程子傳〕建酉之月未霜而雪圭冒也〔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附録〔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二公也何以不稱使不稱使婚礼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使乎我也其成我使乎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辞成矣〔穀梁曰〕其不言使馬遂繼事之辞也其曰遂繼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無外王命之則成矣〔程子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魯之礼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来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問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王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劉敞曰祭公王之二公也局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来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二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劉氏曰〕為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有內主予一人將下于紀姜氏委諸伯父伯父以予敬若先王之礼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有弗恭使者以是言也復于王魯使大夫請於紀
侯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
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主于紀姜氏
使某也以告主人俱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也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土田使上大
夫用王后之禮以歸也此
豈人臣之所當遂於
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
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赴氏曰】官師劉夏非卿
【禮記】官師中士下士
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孚堂胡氏曰】或
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大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
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
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即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
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
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
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
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趙氏曰】遂逆者訓不躬
白於王【孫氏曰】桓王娶于紀命魯主之故祭公
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
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后于
紀故曰遂【臨川吳氏曰】士昏禮納徵之後行請期
之禮歸奠士禮不同然亦必先知女家歸期有定日而後親迎重昏禮也天子之尊
雖奠士禮不同然亦必先知女家歸期有定日而後親迎重昏禮也天子之尊
逆也魯媵紀女為王后蓋已先報可於王矣雖已
報可而未知紀國歸女之日王遽遣祭公往逆祭
公不知其期故過魯問期而後往紀往紀逆后者
王命也過魯問期者非王命也故春秋書法如此
魯為媒而不報歸女之期于王魯之慢也王未知
后之歸期而遽然遣使往逆王之輕也祭公無王
命而私過魯問期祭公之專也參訓之公羊以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祭公此來方是使魯爲媒若可則就徃逆果如此則輕遽尤甚疑不然也【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爲媒而用是徃逆輕　襄王始之義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爲遂事深訓之【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訓也莫甚於逆后后妃配天下之正始不正而以逆后爲遂事以專之罪祭公且罪魯也【宋氏曰】萬乘之君使弒逆之人主婚行禮可乎【汪氏曰】僖三十年傳云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而專繼事者有其書皆曰遂祭公自魯逆王后所謂以二事出者也由是論之祭公蓋受王命謀昏於魯并逆后於紀爾逆后太事也安有無王命而敢專之哉但天子婚礼當使大夫謀昏於同姓之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卿往逆而公監之故王遣二公謀昏則以輕使爲失祭公不復命於王而即如紀逆后則以遂行爲罪而交責之也按遂有二義敎梁所謂繼事是以二事出者也公羊所謂生事是以二事出而專繼事者也春秋書遂一十九若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亦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遂及齊宋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專繼事者也若成公以伐秦出而因如京師乃書自京師遂會伐秦則聖人尊君抑臣之意使若繼事以會伐爾考其事而是非得失瞭然矣○【趙氏曰】左傳曰礼也若合礼則常事不書言來言遂足明訓矣敎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若實訓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今不言使即罪全歸祭公【盧陵李氏曰】逆后例二此年及襄十五年劉夏也王者之尊海內莫敵天子無自逆之礼趙子說是然孔子對哀公晃而親迎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似天子之礼曰魯有郊天之礼故云爾非必謂天子也又曰遂例十九敎梁皆曰繼事之辭是例之首故發繼事之詞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中間有事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圍許許恐被釋而遂與常例異者重發之僖四年遂伐楚恐

華夷異故重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尊卑異故亦發之宣十八年帰父奔秦嫌人出奔不得同於繼事故發之襄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餘不發者並可知故省文也

戊寅 桓王十七年 九年 齊僖二十八 晉緡二 衛宣一 曹桓五十四 陳厲四 蔡桓十二 鄭莊四十六 宋莊七 秦出子元 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之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穀梁傳爲中者歸之也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毋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胡氏曰季姜紀姓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張氏曰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自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毋儀天下之體於始也

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詩穆木小貌后妃逮下也言其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注木下曲曰穆穆言后妃之心如木之下曲一也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

於君。【周禮】九嬪【注】凡群妃御見之法九嬪以下九
九而御於王所謂之一卷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
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
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十五日而徧
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字【杜氏曰】書字
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下進退先
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劉氏曰】逆也稱王后帰
于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
侯主之龜筮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
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覲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
其詞順以听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臨川吳氏
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也帰稱季姜主紀而言
也【諫氏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帰稱去一人尊夫人也天子八
逆稱后帰稱季姜尊王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

也京師者衆大之稱【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
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高
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
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
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是以
伯姬歸紀則叔姬爲媵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
以毋天下故春秋嚴其名【陳氏曰】后帰不書此何
以書詳紀事也后妃儀天下以爲天下地社稷宗
廟之主俄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以不詳也【夢堂胡
氏曰】經書逆王后者二惟紀季姜書帰于京師而劉
夏之逆不書歸蓋祭公之逆以魯爲之主故書帰
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魯不爲之主則不書帰矣
○【孫氏曰】左傳云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則劉夏
逆王后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何哉【盧陵李氏曰】
逆后例三傳皆同獨陳氏以爲詳紀事也故當疑
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而公告
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昏之事故魯亟爲紀謀亦

不待請王命而遂行祭仲之卒不免春秋詳紀其事紀亦可哀也矣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録　左傳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師聘于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銜枚而出背巴師而夾攻之鄧人宵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芮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

左傳　冬曹大子來朝寘之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公羊傳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訖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之道待人之子以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周礼注誓猶命也言猶言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攝子不易

也春秋曹伯卒其世子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
之子如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圭侯伯之子男之子與未命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
焉其實皆以上卿之禮蜀杜氏曰此諸侯朝會之禮鄭康成以此爲注蓋未明
干天子之時所行之禮春秋之義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
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
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楊士勛曰世子攝其君謂
會向急趨王命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
辭氏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于諸侯非禮也
諸侯間音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杜氏曰王事
事間缺則
俗私好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臨川
吳氏曰大朝覲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已燭有疾則

不得已而命世子攝行今曹之朝魯非甚急之務
不可缺之禮也大位爨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
貳也君疾而儲副出故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
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
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
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爲以從命爲孝又
焉音煙得爲孝故尸子曰尸子名佼晉人夫已多乎道
止也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世
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訓三者正則合道多
矣張氏曰春秋於桓方以討亂賊之事望諸侯今曹
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撓之於義無一可
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射姑之朝當以滕子敎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
父子之倫且亡心中國家之大計也汪氏曰滕敎
鄧邾牟莒之朝桓皆貶而射姑不貶者蓋世子不
當攝君朝諸侯沒其名則罪不著此程子所謂別
立義也經書世子朝會者十有二曹射姑來朝鄭
巫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盟雜澤會戚會相救陳
四伐鄭宋佐會甲是也夫世子奉寢祀社稷之粢
盛以朝父視君膳君忻則守有守則從而代君忻
朝礼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救伐皆非世子之所
宜也宋成亨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亨子男之
下淮夷之上燕戎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亨於薛
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鄭巫卑於魯大夫則屈
辱尤甚焉此事之考之而義自見

己卯 桓王十八年 十年 齊僖二十九 晉繆三 衛宣二十 曹桓五十 蔡桓十七 鄭莊四十 厲五 杞靖二 宋莊八 陳厲五十

秦出子二 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八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十年乃字反常也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見左傳昭公四年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何氏曰十年有終天之數也劉氏曰桓公篡立天子莫討諸侯莫非其甚也故於其甚極詭而書王若謂桓公曰君之不能事天子若

是其甚矣如又不改將不旨
救矣君如改諸則此其時矣
有習於穀梁子而不
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
王而曹伯邾婁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
啖氏曰三傳本皆不謬後人不曉而以意說附益其中
篤武者范氏曰與夷現弒恐
正卒不明故復明之陳侯鮑在五年之正
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趙氏曰十二年鄭伯卒
正之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正終生
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録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曰詹父
有異志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齊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
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弗者遷詞惡矣信也衛初約會于桃丘至是中
變而從齊鄭杜氏曰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
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於
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張氏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此年會桃丘弗遇成十三年同盟平丘公不與盟皆非魯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諱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反盟魯不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責賂卒與仲遂盟歃丘則罪之在齊又可見矣○趙氏曰穀梁曰不遇者志不相得拔意直訊其無信爾豈論其相得不相得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非也公羊解遇為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謂此為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為說其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盧陵李氏曰經書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一年齊侯弗反盟罪季孫也然皆為內諱恥也追寧至衛弗反有畏也胡氏皆以為遷詞二百人納賂而還弗克納則亦迂善之義矣

附録

左傳秋秦人納千芮于芮伯萬千芮二〇初虞叔有玉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來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鄭伯以其師次于郎以禦之壬辰戰于郎鄭師北齊人乘勝逐之鄭祭足射王中肩逐偪王王曰寡人親被矢石子以一矢來告余何也祭足曰君之矢誠多矣抑臣聞之戰勇為本固為末以勇為本者以身先人以固為末者以財勝人臣以左右輔君君以三軍從王王以一矢加之臣懼其以勇為本而以固為末也○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則敗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程子曰〕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礼彼悖道縱慾而以與我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爲主甚其惡也

春秋加兵于魯衰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不爲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爲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埋然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而先之者也〔劉氏曰〕戰者仁人之所惡也而應者矣未嘗有得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

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汪氏曰〕三國稱爵所謂貶其人而責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趙氏曰〕不書及之也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罪專於外也〔劉氏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李氏〕春秋善魯不使三國伐之若三國自爲戰也〔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張氏曰〕春秋以王法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有不臣極惡三國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今反狗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

1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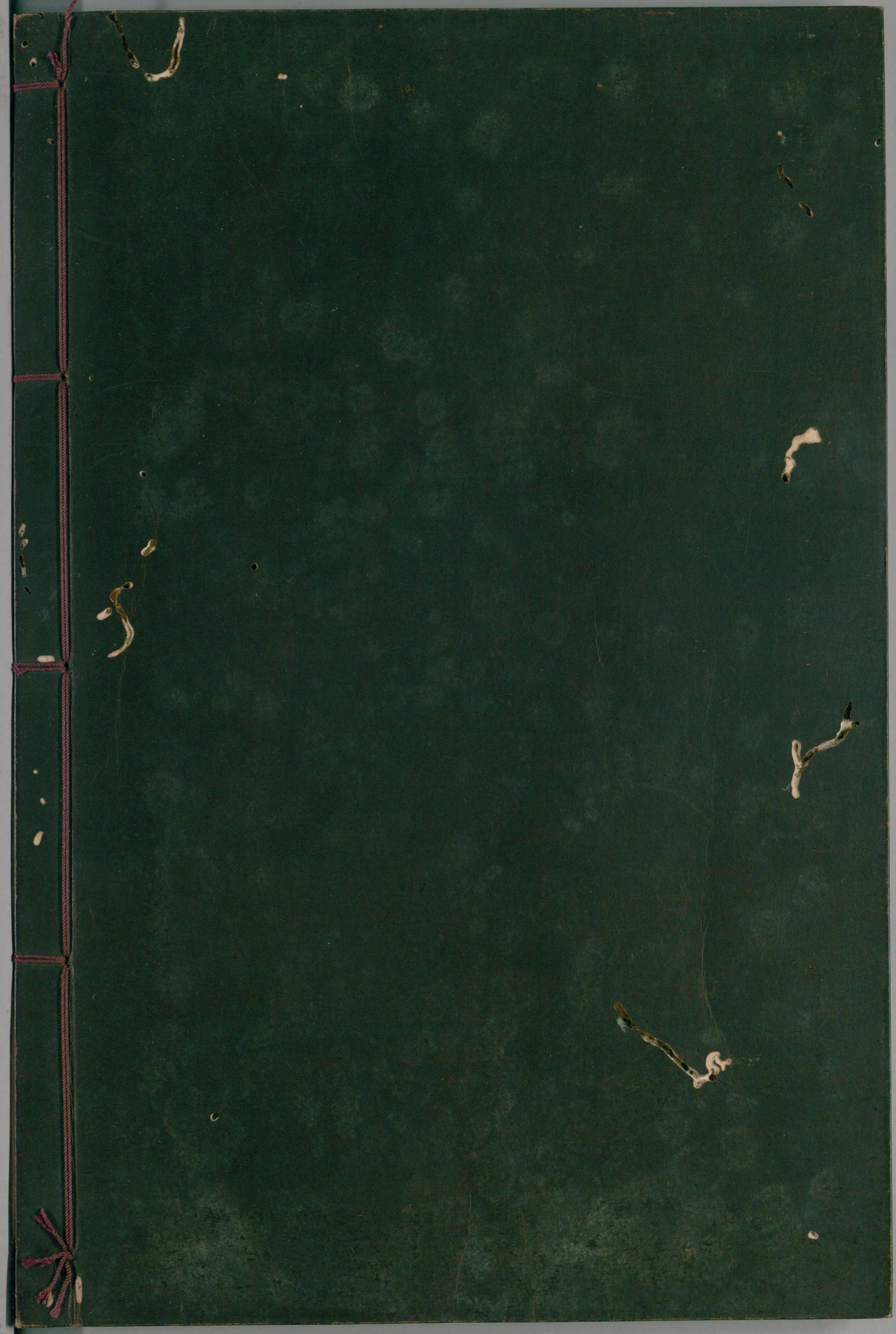
書其文異其辭嚴專罪二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爲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也 鄭人主兵而首謀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汪氏曰〕州吁非宋殤則不能舉伐鄭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魯之師故雖主兵在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爲首也〔廬陵李氏曰〕內兵書戰六此年戰即十二年戰宋十七年戰冥者諱魯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桓十二年成二年書戰書敗績者此會外兵例非魯事也○〔趙氏曰〕敎梁云來戰者前定之戰也非也言來者責二國不當來爾〔劉氏曰〕公羊以謂稱二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圍豈實戰哉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 終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